

語言學論叢

(第一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論丛編輯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語言學論叢

第一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輯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上海

內容 提 要

这本文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和语言学教研室联合编著的。所收的文章都是两个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写的，内容包括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和汉语史各个方面。可供语言研究者及中等学校语文教师参考。

語 言 學 論 簄

第一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論叢編輯部編

*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0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0,000

1967年10月新知印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 (1—6,000本)

1959年10月新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本

统一书号：9150·15

定价：(十一) 0.90 元

前　　言

这本《語言學論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漢語教研室和語言學教研室聯合編印的。收進這本《論叢》里的文章都是兩個教研室的教師和研究生寫的，內容包括漢語史、現代漢語、普通語言學各个方面；有研究論文，有讀書札記，有翻譯文章，也有學術問題介紹。這些文章包括了最近兩個教研室教師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同時也反映出目前研究生初步進行研究工作的真實情況。

目前，語言學方面的刊物還比較少，而且各有專門任務，不能把語言學各方面研究情況完全反映出來。我們感覺，編這樣一本《論叢》性質的書，對活躍語言學界的學術空氣，也許是會有一點好處的。

語言學在中國是一門年輕的科學。為了趕上世界語言科學的先進水平，需要語言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在語言學界貫澈“百家爭鳴”的方針，無疑將推動語言科學的發展。我們願意把这个《論叢》作為我們公開發表意見的園地，讓這些意見能夠同群眾見面，更希望由我們的“鳴”引起同志們的“爭鳴”。如果這樣做能對語言學界的“百家爭鳴”工作有好處，那也就達到我們編印這個《論叢》的目的了。

對於語言學中許多問題的看法，我們的意見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收進這個《論叢》的文章，並不代表兩個教研室的意見。

我們知道，這本《論叢》里有些文章的水平是不夠高的。但是我們認為，為了鼓勵新生力量向科學進軍，為了讓關心語言學的同志了解北京大學語言學方面新生力量成長的情況，把一些青年教

师和研究生所写的不够成熟的文章編印进去，还是有必要的。

这本《語言学論叢》（第一輯）只是我們工作的开端，以后只要条件允許，我們希望还能够繼續出版下去。我們誠懇地希望同志們能对收进这本《論叢》里的文章提出不客气的批評，在同志們的監督下，能够更快地提高我們的水平，改进我們的工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論叢》編輯委員會

1957年4月

目 录

- 前言 編輯委員會 (iii)
- 漢語被動式的發展 王 力 (1)
- 輪初期处置式 許敏澈 (17)
- 从“弓”“矢”談起——關於漢語基本詞彙發展的
歷史繼承性 天 鎮 (34)
- 韓愈在文學語言方面的理論和實踐 郭錫良 (51)
- 勞乃宣的《等韻一得》 未 迟 (74)
- 《說文》閱讀一得 向 嘉 (98)
- 關於劃分詞類問題的考察 黃伯榮 (113)
- 輪向心式——現代漢語構詞法研究 吳竟存 (130)
- 從現代漢語外來語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幾點認識 張清源 (149)
- 略論詞組 李兆同 (170)
- 蘇聯學者關於風格學問題的討論 高名凱 (186)
- 語文零譯兩篇 周達甫譯 (211)
- 一 藏語的“so”與漢語的“牙”
- 二 西安的 pf, p^f

漢語被動式的發展

王 力

被動式應用範圍的廣狹，隨著語言的不同而不同，也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同^①。拿漢語和西洋語言來比較，漢語的被動式的範圍要小得多；拿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相比較，上古漢語的被動式的範圍也小得多，特別是先秦時代的被動式。

當我們討論被動式的時候，指的是具有結構特點的被動式，而不是概念上的被動。因此，我們在這裡有必要先把概念的被動撇開。經常被人誤會為被動式的，主要是下列的兩種結構：

第一是“可”字句及其類似的結構。把“可”“足”等字後面的動詞解釋為含有被動意義，這對於了解古代漢語是有好處的；“可見”和“能見”顯然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結構上看，它和“能”字句並沒有什麼區別。例如：

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彊从事焉，則万民之亲可得也。（墨子·尚同中）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庄子·大宗師）

抑为采色不足視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辟不足使令于前与？（孟子·梁惠王上）

① 房特利耶斯在他的《語言論》里說：“某些語言比較喜歡用前者（力按：指主動式），另一些語言比較喜歡用後者（力按：指被動式），又有些語言兩者並用，這一切都只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事實上，法語雖然有一個主動式和一個被動式（後者應用範圍很小），而印歐語似乎仅仅只有主動式（力按：法語來自印歐語）；其他某些語言却又傾向於只用被動式。”（122—123頁）。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史記·范睢蔡澤列傳）

第二是借用一般主动的形式来表示被动的意义。例如：

諫行言听。（孟子·离婁下）

魯酒薄而邯鄲圍。（莊子·胠篋）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蔣弘脢^①，子胥靡^②。（同上）

在現代漢語里，如“飯沒有吃完，菜吃完了”之类，也是屬於这种情况的。

在先秦时代，被动式是比较少見的，但也不是沒有。先秦的被动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于”字句；第二类是“为”字句；第三类是“見”字句。

（一）說出施事的人物或处所，把外动詞放在“于”字的前面。古人似乎把施事的人物和施事的地点看做同类的事情，所以运用同一的結構形式。本来外动詞是要求宾語的^③，現在外动詞后面沒有宾語，并且緊跟着介詞“于”字，可見行为是施及于主語所代表的事物的了。例如：

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論語·公冶長）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

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榮辱）

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于人也？（戰國策·趙策）

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莊子·山木）

却克伤于矢。（左傳·成二）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于桓。（公羊傳·隱四）

（以上是“于”字介紹施事的人物。）

① 脾，丑傍切，音𦵹，剗膚也。

② 靡，羈之于江中也。

③ 这只是就一般情況來說的，不能沒有例外。有时候，由于有了否定詞“勿”“弗”等，可以不用宾語，如《論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候，是宾語省略，如《書經·甘誓》“用命蟄于祖，弗用命蟄于社”；有时候，虽有宾語出現，但是被介詞隔开，如《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傅說舉于版筑之間……，管夷吾舉于士^①，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孟子·告子下）

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莊子·山木）

（以上是“于”字介紹施事的處所。）

這一個形式一直沿用到漢代以後。例如：

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同上，賈生列傳）

以勇气聞于諸侯。（同上，廉頗藺相如列傳）

帝年八歲，政事壹決于光。（漢書·霍光傳）

然則人君劫于臣，已失法也。（論衡·非韓篇）

（二）用“為”字作為助動詞，“為”字和被動詞的中間插入一個關係位名詞，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是施事者。例如：

不為酒困。（論語·子罕）

止，將為三軍獲。（左傳·襄十八）

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

這一個形式也沿用到漢代。例如：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賈誼·過秦論上）

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史記·屈賈列傳）

多多益善，何以為我禽？（同上，淮陰侯列傳）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司馬遷·報任安書）

但是，關係位可以被省略。例如：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賈誼·過秦論中）

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史記·淮陰侯列傳）

胥之父兄為戮于楚。（同上，吳太伯世家）

① “士”指士的階層，所以也可以看作處所。

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杀易。（同上，晋世家）

而且，这种結構漸漸被“为……所”式所代替了（見下文）^①。

（三）用“見”字作为助动詞。“見”字句和“为”字句的不同之点是：“为”字和被动詞的中間可以插进一个关系位名詞；“見”字和被动詞的中間不能插进一个关系位名詞（即施事者）。例如：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論語·陽貨）

孟成括見殺。（孟子·尽心下）

百姓之不見保，为不用恩焉。（同上，梁惠王上）

授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墨子·兼愛下）

出必見辱。（同上，公孟）

見侮不辱。（庄子·天下）

休居乡不見謂不修，临难不見謂不勇。（同上，达生）

君子……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齐…小人則不然…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荀子·不苟）

直立而不見知者，胜也；廉而不見貴者，剝也^②，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剝行也^③。（同上，荣辱）

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汚；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同上，非十二子）

齐桓公……于天下不見謂修。（同上，王霸）

（“見謂”是被評論的意思。上面《庄子》“見謂”义同。）

凡人之动也为賞庆；为之則見害伤，焉止矣。（同上，議兵）

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見侮为辱，故斗也；知見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同上，正論）^④

① 《馬氏文通》解釋“道术將為天下裂”一句說：“即‘天下所裂’也。‘天下’，‘裂’之起訛，其正訛乃‘所’字，隱而不言”（校正本上册，204頁）。这是顛倒历史的說法。“为天下裂”并沒有省略什么。

② 剝，固衛切（ㄍㄨㄞ），伤也。

③ 剥，同專。

④ 按此乃反面的言論，是荀子所批評的。

有时候，“为”和“見”对举，可見它們在表示被动的意义上是有共同之点的。例如：

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見疑。（韓非子·說難）

有时候，“为”“見”并用，“为”字放在关系位（施事者）的前面，“見”字放在被动詞的前面，它們的位置并不冲突。例如：

烈士为天下見善矣。（庄子·至乐）

“見”字虽然不能帶关系語，但是，在有表示施事者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結合“于”字句来表示。例如：

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这种結構一直沿用到汉代以后。例如：

齐趣下三国，不且見屠。（史記·齐悼惠王世家）

根言虽切，犹不見从。（汉書·張禹傳）

中郎將苏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同上，燕王旦傳）

廷尉府用文吏法律之吏，而寬（兒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同上，兒寬傳）

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史記·礼書）

* * *

到了汉代，被动式有了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种形式：第一种是“为……所”式^①；第二种是“被”字句。

（一）“为……所”式是由上古的被动式“为”字句發展出来的。我們知道，上古的“所”字有兩重的性質：一方面，它具有代詞性；另一方面，它所接触的一般是外动詞，外动詞后面往往不再帶宾語。而被动式的动詞也必須是一个外动詞，它的后面也不能帶宾語。这样，被动式“为”字句在被动詞前面插入一个“所”字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类化的結果。在表示被动的情况下，“所”字失去了原来的代词性，而成为外动詞的詞头。例如：

^① 《礼記·檀弓》有一句“世子申生为驩姬所譖”。但《礼記》可能是汉代作品。而且孤証至多也只能說是萌芽。

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史記·李斯列傳）

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为兒女子所詐。（同上，淮陰侯列傳）

無為有国者所羈。（同上，老子申不害列傳）

汉軍却，为楚所挤。（同上，項羽本紀）

又为匈奴所敗，乃远去。（同上，大宛列傳）

为解（郭解）所杀。（同上，游俠列傳）

衛太子为江充所敗。（漢書·霍光傳）^①

章由是見疑，遂为鳳（王鳳）所陷。（同上，王章傳）^②

这个結構沿用下来，成为文言文被动式的正常格式。甚至后代白话文的“被”字句，有时候也受文言文的影响，插入一个“所”字（例如《紅樓夢》58回：“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

（二）“被”字句在汉代也产生了^③。“被”字在汉代的作用大致和“見”字相当^④；当时的“被”字句还不容許有关系語（施事者）出現，只是簡單地把“被”字放在被动詞的前面。例如：

錯卒以被戮。（史記·酷吏列傳）

被汚惡言而死。（同上）

（“被汚于惡言”。）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同上，屈原列傳）

石庆虽以謹得終，然數被謫。（漢書·公孫賀傳）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离騷賦。（同上，賈誼傳）

① 《馬氏文選》把“衛太子为江充所敗”解釋为“衛太子为江充所敗之人”，楊樹達不同意他的解釋。这种解釋当然是有毛病的，因为片面地看重形式，沒有結合意義。但是，就發展的过程來說，我們应当承認有这么一个阶段。《馬氏文選》引《漢書·王吉傳》的一个例子：“夏則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風寒之所匱薄”（校注本上册，204頁），其中有“之”字，可以証明这一發展过程。

② 有时候“为”“所”之間省略了关系語，例如《史記·項羽本紀》：“若屬皆且为所虜”。

③ 《墨子·貴義》：“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殴枉”。“殴枉”和“刑罰”对举，疑是名詞，“被”字大約只是動詞，不是助動詞。

④ 例如《史記》“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見”对举，可以証明。

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崔駰·大理箴）

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論衡·累害篇）

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同上，感虛篇）

宋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同上）

* * *

到了中古时期，被动式又有了新的发展。“被”字句普遍应用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被”字句也能插入关系语（施事者），它在一般口语里逐渐替代了“为……所”式。

我們先从南北朝談起。在这个时代，“被”字后面不带关系语的情况比較普遍。例如：

暉剛于为吏，見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后汉書·朱暉傳）

慕进者蒙荣，違意者被戮。（同上，臧洪傳）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同上，班超傳）

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同上，王丹傳）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世說新語·德行）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同上，言語）

謝為太傅長史，被彈。（同上）

嵇康被誅后，山公举康子紹为秘書丞。（同上，政事）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同上，文學）

參佐無不被系束。（同上，規箴）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同上，汰侈）

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宋書·宗慤傳）

遵考从弟思考亦被遇，历朝官，極清顯。（宋書·劉遵考傳）

金虽重而見鑄，桂徒芳而被折。（江淹·傷友人賦）

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万錢下禮，久不还，被羈在營室中。

（荆楚岁时記）

衣冠旧貴，被逼偷生。（梁元帝·敕餘党令）

及讚被选为整厘令，果以暴疾未拜而終。（魏書·寇讚傳）

归时会被喚，且試入蘭房。（陈后主·采蓮詞）

但是，帶关系語（施事者）的“被”字句在第四、五世紀之間產生了。

例如：

禪衡被魏武調為鼓吏。（世說新語·言語）

亮子被蘇峻害。（同上，方正）

以后也沿用下来。例如：

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顏氏家訓·雜艺篇）

舉体如被刀刺。（同上，歸心篇）

这样，“被”就由“見”字的意义轉到“为”字的意义上，也就是說，“被”字句除了承担“見”字句的职务以外，还承担了“为”字句的职务。“被苏峻害”和《左傳》的“为三軍获”、《史記》的“为我禽”（擒），在結構上是一样的。我們可以設想：不加“所”字的“为”字句一直沿用在口語里，直到帶关系語的“被”字句产生的时代为止。这样，就口語來說，“被”字句就正好接替了“为”字句。

唐代以后，虽然“被”字句仍然可以不用关系語，例如：

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晉書·元帝紀）

黃初中，柴王、左延年復以新聲被寵。（同上，樂志）

烈與諸將皆被閉。（同上，胡奮傳）

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进。（同上，張華傳）

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周書·宇文护傳）

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捶。（南史·王裕之傳）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南史·顏延之傳）

桑落之敗，戰艦被燒。（南史·胡藩傳）

巧詐者雖事彰而获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北史·蘇綽傳）

大抵被陷者甚眾。（隋書·刑法志）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杜甫詩）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杜甫詩）

嵇康养生被杀戮。(同上)

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執事。(韓愈·與孟東野書)

行中第一爭先舞，博士旁邊亦被欺。(王建·宮詞)

未至而翰被縛云。(新唐書·哥舒翰傳)

羈性尤相黨，其同類有被侵者，輒往赴救之。(羅願·爾雅翼)

但是，帶關係語(施事者)的被動式越來越多了。現在只舉少數的一些詩句為例：

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杜甫詩)

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無。(同上)

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同上)

共被微官縛，低头愧野人。(同上)

縱被微云掩，終能永夜清。(同上)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同上)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同上)

行義惟愁被眾知。(張籍詩)

幸自禰衡人未識，賺他作賦被時輕。(秦韜·玉鸞鶴詩)

帶醉由人插，連陰被叟移。(薛能詩)

報道幽人被渠惱。(朱熹詩)

肯信春光被雨欺。(楊巨源詩)

這一個發展階段——“被”字句帶關係語的階段——很重要，因為它為現代漢語被動式奠定了基礎；現代漢語的被動式絕大多數是帶關係語的。

* * *

就任何語言來說，被動式都不能簡單地了解為主動式的反面；並非一切主動式都能轉為被動式^①。特別是在漢語里，被動式的使用範圍是比較狹窄的，但是它又不是沒有規律的。那麼，在什麼

① 據說有些語言傾向於只用被動式(參看注一)。那麼，在這些語言里，也並非一切被動式都能轉為主動式。

条件之下，汉语使用被动式呢？如果我們从被动式發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搞清楚的。

我們應該先从“被”字的意义的發展過程來看。這並不是說一個字的意义的發展能決定一種語法結構的發展；我們的意思只是說，一種語法結構的產生和發展是採取了和它相適應的詞彙形式來表現的。

《說文》：“被，寢衣也”。引申為動詞，就是“復蓋”的意義，而“施及”的意義又是從“復蓋”的意義來的。《書·禹貢》“西被于流沙”，《堯典》“光被四表”，《荀子·臣道》“澤被生民”，《賦篇》“功被天下”，《不苟》：“去亂而被之以治”等，都是這個“被”字。這種意義的“被”字，一般是用於好事方面的。

“被”字用為動詞，還有另一種意義，就是“蒙受”、“遭受”的意義。這種意義和“復蓋”的意義自然是同一來源的^①，但是，在詞義的應用上却大有分別^②。第一種意義是主動地復蓋某一事物，第二種意義是被動地遭受某一事物。被動式的“被”字不是來自第一種意義的，而是來自第二種意義的。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考察：“被”字在用作動詞的時候（動詞後面帶賓語），在第二種意義下，到底有什么特點。下面是一些例子：

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墨子·尚賢中）

寡人不祥，被于宗廟之祟。（戰國策）

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乎？（戰國策）

秦王復击軻，軻被八創。（戰國策）

晉獻惑于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楚辭）

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韓非子）

① 這種意義是由“加于身上”的意義來的。《墨子·尚賢中》：“傅說被縲縶”，《兼愛下》“被印堅宵將往戰”，《齊問》“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這種“被”字又是“遭受”的意義所從來。

② 第一種意義譯成俄語是 Покрывать，第二種意義譯成俄語是 Подвергаться，參看鄒山蔭教授《華俄辭典》。

被德含和，纊紛龍菴。（淮南子）
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淮南子）
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淮南子）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史記·高祖本紀）
國新被寇。（同上，南越傳）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漢書·曹參傳）
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吳越春秋）
臣得微勞，被受爵邑。（蔡邕表）
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后漢書·虞延傳）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杜甫詩）
被疾山谷間，累旬食尽。（唐書·膠東郡王道彥傳）
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唐書·刑法志）

在上列十八個例子中（這些例子是隨意列舉的），只有四個是敘述好事的（“萬民被其利”，“被德含和”，“被受爵邑”，“端午被恩榮”），其余都是敘述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的。在這些例子下，我們又可以證明，助動詞“被”字的確是从這一類的動詞“被”字（即表示“遭受”意義的）演變而來的，因為像“被眾口之譖”減去“之”字就成為“被眾口譖”，這是賓語轉為被動詞的情況；這裡就顯示了“被”字虛化的过程。

現在我們再考察一下：被動式是否也像上面所述的以“被”字為主要動詞的句子那樣，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的。在上文所舉漢代不帶關係語的“被”字句九個例子當中（6—7頁），全部表示不幸的事情；在南北朝不帶關係語的“被”字句十八個例子當中（第7頁到第8頁），表示不幸的占十二個；在唐代以後不帶關係語的“被”字句十七個例子當中（第8頁到第9頁），表示不幸的占十五個；在南北朝和唐代以後帶關係語的“被”字句十六個例子當中（8頁，9頁），全部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當然這些例子是隨意找來的，不能作出確實的統計。但是，我們也曾根